

群众健康重于泰山

天元区泰山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筑牢群众健康防线

记者 谭昕吾 通讯员 谭微 刘胜兰

哪有什么岁月静好，不过是有人替你负重前行。

面对来势汹汹的新冠肺炎疫情，作为天元区城区人口密集，辖区湖北返乡人员、涉外人员众多的一家基层社区医院——天元区泰山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适时亮剑、果敢决策，倾力而为，扛起了辖区疫情防控的责任。

在如火如荼的复工复产工作中，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医务人员用精湛的技术和严密的防控措施，主动担当作为，为居民筑起了一道健康防线。



▲医护人员为居家隔离的产妇做产后复查



◀隔离酒店里的防疫工作丝毫不敢放松



◀医护人员学习正确穿戴防护服 泰山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供图

以担当书写忠诚 党旗高高飘扬在疫情防控第一线

这是一个必须扛牢的使命、责任！“别担心，孩子可以跟你待在同一间房，吃的是儿童套餐，不会有饿着、吃不好的情况，更不会有交叉感染。”2月中旬的一个凌晨4点，泰山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党支部书记、主任蒋小琴在多个小区，给密切接触者家庭做思想工作。天快亮时，她终于争取了9户19名密切接触者全部前往酒店集中隔离。磨破了嘴皮、熬红了双眼，连续工作十几个小时，是蒋小琴防疫期间的工作常态。

新冠肺炎疫情战斗打响以来，天元区泰山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动响应，蒋小琴火速召集全体员工，对防疫工作开展部署，把疫情防控工作按流程、按区域、按职责精准分配，确保整个社区医院的防疫工作有序开展。

她既当指挥员，又当战斗员，每天穿梭于社区、医院、隔离点。当国外疫情暴发，天元区出现涉外返株人员，工作量再次增加了，工作到凌晨四五点，睡上三四小时，她又投入到第二天的防疫工作中。“我作为党员，关键时刻义不容辞，要扛下担子，群众的生命安全和健康重于泰山。”蒋小琴作为天元区的党代表，用实际行动守护着辖区居民的健康，以担当书写忠诚，让党旗高高飘扬在疫情防控第一线。

在她的带领下，医院9名党员干部积极报名在隔离点轮值，不惧风险、迎难而上。该院公卫办主任吴慧贤第一个在请战书上写下名字，按下红手印，她说：“我是党员，就冲在前面。”原本要借春节为迎接高考的女儿陪读，她也只能爽约，替换成在高速路口排查、在门诊接诊发热病人、去密切接触者家庭消毒……

传染病专干吴欢欢，上战场前，把两个孩子送到父母家，只为了能全心全意扑在防疫工作上。从大年初一至今，吴欢欢连续“作战”两个月，未曾休息一天。蒋小琴要为她调休一日，吴欢欢说：“我是一名入党积极分子，要向党员看齐，现在我都睡在医院里，不如安心下来把事做好，而且这些密切接触者、居家观察人员的情况我清楚，换了人可能不熟悉。”

每天清早，吴欢欢对辖区内所有密切接触者进行医学观察，同时，她还兼顾了全院职工的新冠肺炎知识培训，很多次，居民微信朋友圈都留下了她的照片，感叹社区医生的责任与担当。

以温情化解隔阂 他们是隔离点上的“战地医生”“心理导师”

复工复产高潮到来后，返乡人员增多。泰山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55位医务人员心中的弦绷得更紧，防疫举措丝毫不敢放松。辖区内一家酒店和学校成为两个临时集中医学观察点。

酒店隔离点内，一位湖北返株的秦先生因背部脂肪瘤切除术，已经到了伤口拆线的时候。可是按防疫规定他还要再隔离7天，医院详细了解情况后，派出有外科手术功底的主治医师谭微，到隔离酒店充当“战地医生”，为秦先生拆线。

拆线过程十分顺利，谭微说：“非常时期，我们隔离点不隔离爱和信任，每一次都希望以最好、最方便的办法解决留观者的问题。”其实，谭微目前是一名儿保科医生，在隔离酒店值守时，本职工作之外，她最关心的就是孩子。有个3岁的孩子身高体重达不到同龄段指标，有个6个月的孩子因隔离不便没有添加辅食，她都多次与家长沟通孩子喂养、饮食方面的情况，并给出具体指导意见，让焦虑的家长安心不少。当外界对“隔离”二字避让三分时，泰山社区医院负责的隔离点里，医患间却上演着一幕幕温情。因为十多天的医学观察，留观人员魏女士十分

以专业提供服务 家门口的优质医疗服务满足居民需求

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泰山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务人员用坚实臂膀筑起集中隔离观察点的“防控墙”。

他们是怎么做的？该院放射科医生黄向说：“多想一点，多做一点，无论是看诊还是隔离做思想工作，把辖区的居民当朋友，甚至是家人。”作为医院里不多的男医生，这段时间，黄向身兼数职，负责管理辖区密切接触者上门医学观察和转运前在集中隔离点隔离等工作。通常，转运密切接触者是在晚上进行，因此24小时扑在岗位上，于夜色中奔波，让黄向习以为常。

防疫抗疫主战场外，承担着居民日常看病的门诊医生，同样让家门口的医疗保持着高水平和高服务，

焦虑，蒋小琴得知后，联合心理咨询师一起为魏女士疏解心情。“我们总共与她深谈了3次，每次都是40分钟以上，聊她在老家的生活、生意上的事，客观地和她分析当前的疫情形势，也运用了心理学的疗法，后来效果很好。”

当魏女士领到解除医学观察通知书时，她感动得热泪盈眶：“真的难为这些医护人员了，他们不仅承担着护理工作，还要当‘生活管家’，对我们的情绪、心理负担也要疏导，这些事看似简单实则严谨、繁琐，谢谢他们。”

正如魏女士所言，隔离点防疫中，这些繁琐、重要的事务，都由医务人员每天身穿隔离服，戴着口罩、护目镜对留观人员近距离医学观察来完成。他们为留观者建立“一人一档”健康台账，每日进行体温监测、身体健康观察，密切观察他们的心理健康，适时提供心理疏导，把贴心服务宗旨贯彻到底，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暖。

截至目前，该院隔离酒店和隔离学校内累计接管医学观察者293人，目前，隔离酒店内仍有32人未解除医学观察，其中多数为涉外返株人员。

该院全科医生王先，每日穿着厚重的防护服坐诊，高度近视镜片上再架一副护目镜，但这并不影响他仔细的态度和缜密诊疗，每天看诊达70人次。最初，因防疫物资紧缺，一个口罩他用了4天，一位平日找王医生看病的阿姨知道这件事后，为他送来了口罩。这位阿姨说：“有王医生这样的健康卫士守护我们，我们更安心，我们少出门，用不上口罩，贡献出来，给最需要的战士们，他们辛苦了。”王先也感动地说：“疫情不可怕，抗疫路上，党群联手，所向无敌。”

如今，医院的疫苗接种、慢性病防治等公卫、正常医疗有序开展，保障了辖区居民的日常医疗诊疗需求。疫情一日不退，他们依旧奔波在一线，将防疫责任扛上肩，为辖区居民的健康与生命安全护航。

定了！东京奥运会确定延期

最晚在2021年夏天举办

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24日召开电话会议，会后国际奥委会与东京奥组委发布联合声明表示，鉴于当前疫情形势，东京第32届奥运会需要改期至2020年后，但不迟于2021年夏天的日期举行。奥运火种将留在日本，东京2020年奥运会和残奥会的名称也不变。

原定于8月25日开幕的东京残奥会也同样推迟一年，在明年的奥运会之后举行。

在现代奥运会124年的历史中，此前还从来没有奥运会被推迟的先例，尽管1916年、1940年和1944年奥运会曾因世界大战被取消。自从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东京奥运会推迟举行的声音逐渐升高，日本政府和东京奥组委一直宣称奥运会将在7月24日如期举行，由于最近欧洲和美国的疫情恶化，加拿大奥委会率先出来表示抵制，安倍晋三23日终于松口表示可以考虑奥运会推迟举行的方案。



▲3月23日，一名行人经过显示东京奥运会和残奥会倒计时的大屏幕



制图：胡兴鑫

民意调查

60%的日本民众支持推迟奥运会

日本共同社3月16日发布的公众意见调查显示，有70%的日本民众表示奥运会无法按计划进行，25%则表示可以。此前，由日本媒体发布的在线调查发现，大约60%的日本民众支持推迟奥运会，而只有不到20%的民众认为奥运会应按原计划在7月24日开幕。民众普遍希望延期奥运会。来自东京的21岁学生小田彩香在接受

《华尔街日报》的采访时表示：“考虑到当前的疫情状况，不推迟奥运会，是很危险的。新冠疫情已在美国、意大利和其他多个国家蔓延开了。”

目前日本的新确诊病例达800多例，远低于欧洲和美国的确诊病例数。如果奥运会如期举行，很可能为日本带来海外输入型病例。

各方表态

各大国际体育组织纷纷建议推迟奥运会

除了日本民众的担心，各大国际体育组织如美国游泳协会、法国泳协、美国田协、德国田协也纷纷表态，建议国际奥委会认真考虑推迟奥运会。除了考虑运动员的健康状况，目前在全球蔓延的疫情，也确实影响了不少奥运会的资格选拔赛，比如原定于4月举行的跳水世界杯暨奥运资格赛将延至6月。

加拿大奥委会与残奥委会22日宣布，鉴于目前新冠肺炎疫情的风险，将不会在2020年夏天派出代表队参加东京奥运会及残奥会，并要求将东京奥运会与东京残奥会推迟一年。澳大利亚奥委会23日发布声明说，在国

际奥委会宣布可能推迟举办今年的奥运会之后，澳大利亚运动员应该为东京奥运会将在2021年夏天举办做准备。这一做法被当地媒体解读为如果东京奥运会仍在今年内举行的话，澳大利亚可能会退出。

德国奥林匹克体育同盟(DOSB，即德国奥委会)主席阿尔方斯·霍曼23日接受德新社采访时表示，鉴于目前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流行的态势，东京奥运会如果推迟几个月，在今年秋天举办不是一个安全的解决方案，建议奥运会至少推迟一年举办。

延期奥运会，意味着什么？

其实在加拿大、澳大利亚退赛之前，此前国际奥委会和日本政府一直表示“不会延期或取消”。

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3月22日在接受传媒专访时说，改变奥运会举行计划是非常复杂的，远没有那么简单。

据路透社援引日媒说法，奥运延期操作困难，包括重新征用场馆、协调与后续赛事冲突、确定参赛权等。对于持续备战奥运会的运动员而言，延期或取消都将打破原有的训练计划，影响训练状态。而对于田赛类的项目，要是延期时间过长，可能需要重新进行资格选拔。

奥运会向来是一项投资巨大，且具有极大经济效益的活动，其涉及了多个产业的发展，如：旅游业、消费品、建筑业、广告赞助、媒体转播甚至文化产业等等。

而日本本身就是世界上第一个借助奥运会带动社会经济高速发展的国家。1964年的东京奥运会不仅向世界展示了日本的复兴，同时也拉开了日本经济高速增长序幕，成为日本经济发展历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然而重新规划奥运会时间也将意味着打破安倍“经济触发”的计划，将给日本带来重大经济损失。

据《时代周刊》估计，日本奥运会的筹备已经耗资约250亿美元，达最初预算的4倍之多。其中，日本政府提供了1200亿日元(约77亿人民币)用于建造场馆、300亿日元(近20亿人民币)用于举办残奥会。

据日本关西大学名誉教授宫本胜浩推算，若取消奥运，日本经济损失将达4.5兆日元(约合2881亿人民币)；延期1年损失也将达到6400亿日元(约410亿人民币)。延期一年，意味着奥运会相关场馆和选手村的维护管理费会增加，加上选手重新选拔等必要支出，共计6400亿日元。

根据日本政府公布的数据，日本2019年前三个季度经济增长缓慢，而第四季度经济出现负增长，引发了大家对日本经济“衰退”的担忧。

这一剂日本经济的“强心剂”，但现在来看，只会让日本原来就疲软的经济“雪上加霜”。

历史上夏季奥运会曾被取消三次

在现代奥运史上一共有三次被取消的夏季奥运会，取消原因都是因为世界大战。

1916年德国柏林奥林匹克运动因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而停办。

1940年的夏季奥运会原定于1940年在日本东京举行，后改在芬兰赫尔辛基举行，但最后还是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战争的蔓延，而不得不停办。

至于第三次被取消的奥运会，也是颇为曲折。1939年6月，国际奥委会抵达伦敦，考察其是否能够举办1944年夏季奥运会。尽管当时也在讨论战争的情况，但伦敦用他们的艺术表演、精美的开胃菜以及本国组委会的能力赢得了奥委会的信任，击败了其他城市。

然而，胜利太过短暂。在国际奥委会做出决定的三个月后，希特勒入侵了波兰，英法于1939年9月对德国宣战。而这一行为也改变了包括奥运会在内的所有计划。

如今，2020东京夏季奥运将成为人类在和平年代第一次延期举办的奥运会，这一届奥运会也将被载入“奥运会历史史册”。

(综合新华社、南都、环球时报)